

## 第三回 遊西湖林璋遇故 賣寶劍馬雲逢凶

詞曰：

別館寒砧，孤城畫閣。一派秋聲入寥廓。東歸燕從海上去，南來雁向沙頭落。楚臺風、庾樓月、宛如昨。

無奈被些名利縛，無奈被些情擔閣。可惜風流總閒卻，當初謾留華表語，而今誤我秦樓約，夢醒時，酒闌後，思量著。

話說馮旭來到後堂，看見母舅，深深見禮。看官，你道他舅舅姓甚，名誰？姓林，名璋，字正國，乃是一個舉人，住在金華府，進京會試，順便前來看妹子。林璋看見外甥生成美貌，好不歡喜。

太太向前問道：“我兒今日往何處去的，你舅舅來時我叫蒼頭四去找尋，你都不在，為何此刻方歸？”馮旭道：“孩兒今日遇見幾個同學朋友，拉去遊湖回來晚了。”當時就在橫頭坐下，陪舅舅喫酒。酒席之上，林璋問他才學，馮旭對答如流。林璋滿口稱讚，回太太道：“外甥將來必奪元魁，也不枉忠臣之後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兒方纔說是遊湖去的罷？你舅舅到來，也同舅舅觀觀景致。”馮旭答應了，彼時又說些閑話，不覺漏下三更，各自安寢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馮旭忙叫蒼頭去叫船，到五柳園定席，又請錢林來陪舅舅。不一時錢林到來，馮旭連忙迎接，邀至書房與林璋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林璋問馮旭道：“此位長兄尊姓大名？”馮旭道：“此位姓錢，名林，字文山，是甥男同案好友，今特請來陪舅舅的。”林璋聽說錢林，拱拱手道：“久仰久仰！”錢林口稱：“年伯、小姪與馮兄同案，請問年伯台甫？”林璋道：“賤字正國。”敘畢起身，一路出門慢慢步出涌金門外。

到了湖上，蒼頭預先在船看見，迎請登舟，船子開船，遊賞一會兒，端的好個所在。祇見來的來，去的去，遊人不絕，笙歌聒耳。正是：

十里西湖跨六橋，一株柳樹一株桃。

林璋滿口稱讚道：“話不虛傳，果然好景致。”

旁午到了五柳園。這些船俱各泊下，那些遊人棄舟登岸，都到園中喫酒喫飯。此館乃是杭州第一名園，一切各樣酒席餽饌俱全，器皿精潔，園中花草十分茂盛，真是八節長春之景，四時不謝之花。城中鄉宦遊人，皆是頭一天定席，園門前五顆大柳，借以為名。凡來遊玩俱在此定席，來來往往，十分熱鬧。

蒼頭向馮旭道：“我們的席定在梅亭上面。”三人步上亭來，林璋舉目觀看，四面粉牆，俱是名公題詠詩賦。細細看去，竟有做的好的，也有胡言的。梅亭上面，祇有四張桌子，先有一席有客坐了。蒼頭道：“這一桌是我們定的。”林璋、錢林、馮旭三人坐下，還有二席是別家定的，客尚未至。酒保忙來抹桌，獻上茶來，擺下小菜。然後送上酒來，三人傳杯弄盞，酒保慢慢上菜。

忽然亭外有一英雄頭戴服巾，身穿玄緞箭衣，腰中束一條鸞帶，足登粉底皂靴，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年紀不過二十以上。走來到處尋桌子。林璋看見，走將上來叫道：“湯相公請坐。”那人一聽此言，忙道：“原來是老伯在此。”搶行一步，上亭來施禮，又同錢林、馮旭施禮，林璋就請他坐。各各通名道姓。

原來此位湯彪，本是金華府人氏，他父親名英，現任金陵總制，在父親任上過了年，回去拜他母親的節，打從杭州經過。今日也來遊玩，遇見林璋是同鄉之人。林璋問道：“公子為何在此？有失遠迎。”湯彪道：“因在家父任上過了新年，如今回家拜節，偶爾順便遊賞到此。請問老伯為何在此？”林璋道：“試期將近，由此赴都會試，舍甥邀我一遊。”話畢四人飲酒甚樂。正是：

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幾見月當頭。

按下四人飲酒不題。再說五柳園外有一英雄，身高丈二，膀闊三挺，頭帶一頂順風倒瓦楞帽，身穿一件白布箭衣。說起這件箭衣：身穿到穿得又串，兜米兜不得半升，腰束牛皮槌帶，足登鼓子皮靴，面如海獸。項下一部鬚鬚，猶如鋼針一般。此人乃江西南安府人氏，姓馬名雲，有個綽號，叫做火彈子。他有張弓，百發百中，打在人身上就著了一故有此名。

昔日一人一騎，曾在紫金山為寇，劫了皇上八十三萬帑銀。那些官兵，那裏是他的對手，一枝槍挑得紛紛落馬，人人奔命，個個逃生。今日落魄缺了路費，手執一把寶劍，路過杭州到湖上賣劍，口中叫一聲賣劍，這一聲猶如轟雷一般，那些看的人見他這般異樣，都來爭看。

祇見那邊來了兩個人，前面一位公子，不上十七八歲，頭帶一頂片玉巾，身穿一件銀紅灑花直擺，足登朱履，手拿著名公詩扇，一步步搖奔五柳園來。後面一人頭戴鴨嘴方巾，身穿玄緞直擺，足登方頭靴子，手拿一柄方頭扇子，後跟十來個家丁，齊進園門。那些人看見許多人圍著，不知做甚的事的，他也來看。

早見一個異樣漢子，手捧一把寶劍，上插著草標。公子知道是賣劍的，走至馬雲面前伸手接過寶劍，抽出鞘來略略照了一眼，祇見寶光射目。那公子到也識貨，隨將劍入鞘，問道：“漢子你這寶劍是賣的麼？”馬雲道：“是賣的。”公子隨將寶劍遞與家丁，也不問他價錢，竟搖搖擺擺走進園去了。那梅亭上一席，就是這個公子所定，家丁看主人到了，連忙迎接。錢林、馮旭看見叫道：“兄長就此間坐罷。”那公子連忙拱手道：“兄長俱在此，失敬了。”連忙見禮。馮旭就請他坐下，那戴鴨嘴巾的也笑嘻嘻作了揖，就在橫頭坐下來，各各通名道姓。

看官，你道這位公子是誰。此人乃是當朝武英殿大學士花榮玉之子花文芳，與馮旭、錢林同案，倚著父勢無所不為，專放私債，滾剝小民，霸奪人家田地，強佔人家妻女。外面的人，聞名喪膽，見影亡魂。那戴鴨嘴巾的是花文芳一個篋片，姓魏，名臨川，有個綽號，叫做“魏大刀”。難道他會舞大刀不成，不是這個講究，因他一筆會寫刁詞，包寫包告，百發百中，故人將他一管筆比刀還狠些，故叫做“魏大刀”。

林璋聽說花榮玉之子，心中好不煩惱，原來是他對頭的兒子，想我兄長被這奸賊害了性命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反與仇人之子共席，欲要起身先回，怎奈又有湯彪在席，祇得勉強坐了。花文芳那裏曉得這般曲折，見是馮旭舅舅，又是進京會試舉人，口內老伯長，老伯短，殷勤奉酒。怎當得魏臨川那張篋片嘴兒，見花文芳如此敬酒，他就分外奉承。

六人在此飲酒。林璋此際無奈，又不好起身回船，祇得眼觀花文芳出言吐語，不像個讀書之人，盡是一派胡言雲月之話，說了一會，並沒半句正經話。林璋暗想：不知那個瞎眼宗師竟將這個畜生進了學。

原來當日花文芳進學有個原故，那個宗師出京，花太師親自囑咐道：“若到杭州務將小犬進個學的案首。”宗師屈不過花太師情面，祇得答應。到了杭州考畢，將花文芳卷子一看，可發一笑，卻都是些狗屁胡語。欲待不進，怎好回京見花太師之面，無奈祇得取了馮旭的案首，錢林第二，勉強取花文芳第三名。

不表他們在梅亭飲酒，單說馬雲在園外等了半日，不見那位公子出來，心中好不焦躁道：“寶劍尚未說價，怎麼不見出來？哄咱等了許久，腹中又飢餓。”花文芳一個家丁剛剛走來聽見馬雲口中言語，那個家丁口中叫道：“俺公子與眾位老爺飲酒，你的寶劍，俺公子要了你的，今日回去，明日到相府領賞便了。”那馬雲聽了這般言語，那裏按耐得住，“甚麼公子，這等放肆，敢拿咱的寶劍。”家丁道：“漢子你站穩了，聽我說明，恐怕嚇倒了你。我家太師爺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當朝宰相，你知道麼？”

馬雲聽了那人言語，一把無明火高有二千丈，大罵道：“快叫那狗娘養的好好送還咱的寶劍，萬事皆休。若遲誤了，咱就打進園去，將他狗娘養的抓將出來，叫他試試咱的皮槌。”那家丁怒道：“你這個王八羔子，不知死活，我家公子那個不知道，若得罪了他，輕者送官究治，重則置於死地。”馬雲喝道：“便打了這狗娘養的，看他把咱怎樣擺布。”家丁道：“除非你喫了熊心豹膽，也不敢如此放肆。”

馬雲此時，祇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陵豪氣沖天，一聲大喝，道：“你這個狗娘養的，先試咱的拳頭。”說著說著，早有一拳打來，那個家丁“噯哎”一聲，倒栽蔥跌在地下。掙了半日，爬將起來，口中說道：“好打，你且莫慌。”說畢往園子裏去了，來至梅亭上面看見主人道：“不好了，反了。”

花文芳正與眾人談得高興，聽說反了，回頭看見自己家丁，問道：“你為何這般光景，滿身俱是泥哩？”家丁回道：“小人出去正聽見那賣劍漢子大罵大爺，小人吩咐明日到相府去領賞，那漢子不由分說，舉起拳頭就打小人，被他一拳打倒在地，他要打進來，與大爺做個對頭。”花文芳聽見了這番言語，又當眾人面前好不羞恥，站起身來拱拱手道：“失陪老伯與眾兄長了。”便望著家丁道：“你們都跟我來。”

那怕哪吒太子，怎逃地網天羅。

就是火首金剛，難脫龍潭虎穴。

眾家人一齊答應，魏臨川也就跟了來，花文芳氣沖沖的竟奔園門，抬頭一看，祇見馬雲圓睜怪眼，又聽見他口中罵道：“狗娘養的，價錢也不講明，就要白白的奪咱的寶劍，他就是太歲頭上動土了。”花文芳向前一聲大喝道：“你這狗才，不要走，與我拿下。”眾家丁聽見一齊擁上，直奔馬雲。馬雲呵呵大笑，“我的兒來的好，越多越妙。”這十數個家丁那裏打得過，都被馬雲打倒在地，跌跌爬爬，叫苦連天。花文芳與魏臨川見勢頭不好，預先躲進園內。這些家丁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一個個都溜進園去了。馬雲大怒，一聲吼叫，邁開大步，不免打進園去。將這些狗頭打死，方消咱心頭之氣。正是：

馬跑臨崖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馬雲打進園來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